

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再版

名家小說

定價大洋一元二角

翻印必究

選定者 章行嚴

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

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

總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

上海五馬路
棋盤街西首

焚絳
劍紗
記記
合
本

絳紗記

曇鸞

序一

人。生。有。真。世。人。苦。不。知。彼。自。謂。知。之。仍。不。知。耳。苟。其。知。之。未。
有。一。日。能。生。其。生。者。也。何。也。知。者。行。也。一。知。人。生。真。處。必。且。
起。而。卽。之。方。今。世。道。雖。有。進。而。其。虛。僞。罪。惡。尙。不。容。真。人。生。
者。存。卽。之。而。不。得。處。豚。筴。而。夢。游。天。國。非。有。情。者。所。堪。也。是。
宜。死。矣。英。有。小。說。名。家。曰。王。爾。德。曾。寫。一。妙。齡。女。優。色。藝。傾。

二時。演沙翁劇中羅密禾一齣。已去岳麗艷。與羅密禾相愛。體貼微妙。曲曲傳神。自觀者視之。真天下有情眷屬也。無何。與一美少年遇。美少年愛之至。每夕必包廂。觀岳麗艷劇終。必至幕後。與之溫語。岳麗艷不知美少年名。惟稱之曰美麗之王。如是者久之。岳麗艷不自覺。漸移其所以愛羅密禾者。愛此美麗之王。一夕。美麗之王招兩密友。至劇場共賞岳麗艷。岳麗艷登場。忽如泥美人。不知所以爲演。觀者大沮喪。兩密友尤不歡。未終曲而去。美少年羞憤交迸。無所措手足。幕

剛下。卽走覓岳麗艷。將痛責之。未及言。岳麗艷卽抱美少年。求親其吻。謂兒新見人生真處。兒胡愛彼粉面假髮之羅密。禾而不盡鍾吾愛。愛美麗之王。美麗之王不顧。盛氣叱之。岳麗艷尋悟。求其恕己。以後不復爾。美少年仍不顧。悻悻作色。絕之而去。岳麗艷獨坐泣。移時入洗粧室。不復出。翌晨倫敦新聞紙中。競傳女優仰藥死矣。余讀之。竊嘆女優之爲人生。解人彼已知人生之真。使不得卽不死。何待。是固不論不得。卽者之爲何境也。吾友何靡施之。死死於是。曇鸞之友薛夢。

珠之坐化。化於是羅罪玉之自裁。裁於是曇鸞曰。爲情之正。誠哉正也。吾旣撰雙杵記。宣揚此義。復喜曇鸞作絳紗記。於余意恰合。曇鸞謂余當序之。又焉可辭。乙卯夏日爛柯山人。

序二

爛柯山人前造雙杵記。余與曇鸞皆叙之。今曇鸞造絳紗記。亦令爛柯山人及余作叙。余性懶惰。每日醺面進食。且以爲多事。視執筆爲文。寧擔大糞。乃以吾三人文字之緣。受書及

序而讀之。不禁泣然而言曰。嗟乎。人生最難解之問題有二。曰死。曰愛。死與愛皆有生必然之事。佛說十二因緣。約其義曰。老死緣生。生緣愛。愛緣無明。夫衆生無盡。無明無始而詎有終耶。阿賴耶含藏萬有。無明亦在其中。豈突起可滅之物耶。一心具真如生滅二用。果能助甲而絕乙耶。其理爲常識所難通。則絕死棄愛爲妄想。而生人之善惡悲歡。遂紛然雜呈。不可說其究竟。耶氏言萬物造於神。復歸於神。其說與印度婆羅門言梵天也相類。而其相異之點。則在耶教不否定

現世界。且主張神愛人類。人類亦應相愛以稱神意。審此耶氏之解釋死與愛二問題。視佛說爲妥帖而易施矣。然可憐之人類。果絕無能動之力如耶氏之說耶。或萬能之神體。爲主張萬物自然化生者所否定。則亦未見其爲安身立命之教也。然則人生之眞果如何耶。予蓋以爲爾時人智尙淺。與其強信而自蔽。不若懷疑以俟明。曇鶯此書。殆亦懷疑之義歟。鸞曇與其友夢珠行事絕相類。莊周夢蝴蝶。蝴蝶化莊周。予亦不暇別其名實。曇鸞存而五姑歿。夢珠歿而秋雲存。一

歿一存。而肉薄夫死與愛也。各造其極。五姑臨終。且有他生之約。夢珠方了徹生死大事。宜脫然無所顧戀矣。然半角絳紗。猶見於灰燼。死也愛也。果孰爲究竟也耶。愛爾蘭劇家王爾德（Oscar Wilde.）之傳猶太王女薩樂美（Salome.）也。有預言者以忤王及后繫之地窖。薩樂美悅其美。私出之。讚歎其聲音。讚歎其膚髮。求與之近而弗獲。終乃讚歎其唇。堅欲親之。而爲預言者所峻拒。王悅薩樂美之舞。弗覩其舞。則廢寢食。薩樂美以此詭要王。取預言者之首。力親其唇。狂

喜欲絕。繼悟其死。又悲不自勝。以此觸王怒。見殺。王爾德以自然派文學馳聲今世。其書寫死與愛。可謂淋漓盡致矣。法人柯姆特(Comte)有言曰。『愛情者生活之本源也。』斯義也。無悖於佛。無悖於耶。薩樂美知之。岳麗豔知之。何靡施知之。麥五姑知之。薛夢珠知之。羅霏玉知之。若王爾德若曇鸞若爛柯山人若予。皆強不知以爲知者歟。

乙卯六月

獨秀紆於春申江上

曇鸞曰。予友生多哀怨之事。顧其情楚惻。有落葉哀蟬之歎者。則

莫若夢珠。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。然後述余遭遇。以眇躬爲書中關鍵。亦流離辛苦。幸免橫夭。古人所以畏蜂虿也。夢珠名瑛。姓薛氏。嶺南人也。瑛少從容澹靜。邑有醇儒謝翥者。與瑛有恩舊。嘗遣第三女秋雲。與瑛相見。意甚戀戀。瑛不顧。秋雲以其驕尙。私送出院。解所佩瓊琚。於懷中探絳紗。裹以授瑛。瑛奔入市貨之。徑詣慧龍寺披鬚住廚下。刈筍供僧。一日。與沙彌爭食五香鵲子。寺主叱責之。負氣不食累日。寺主愍其來。薦充南澗寺僧錄。未幾。天下擾亂。於是巡錫印度、緬甸、暹羅、耶婆提、黑齒諸國。尋內渡。見經笥。

中絳紗猶在。頗涉冥想。遍訪秋雲不得。遂抱羸疾。時陽文愛程散原創立砥洎精舍於建鄴。招瑛爲英文教授。後陽公歸道山。瑛沈迹無所。或云居蘇州滾繡坊。或云教習安徽高等學堂。或云在湖南岳麓山。然人有於鄧尉聖恩寺見之者。鄉人所傳。此其大略。余束髮受書。與瑛友善。在香港皇娘書院。同習歐文。瑛逃禪之後。於今屢易寒暑。無從一通音問。余每臨風。未嘗不嘆息也。戊戌之冬。余接舅父書。言星洲糖價。利市三倍。當另辟糖廠。促余往以資臂助。先是舅父渡孟買。販茗爲業。旋棄其業。之星嘉坡。設西洋酒肆。

兼爲糖商。歷有年所。舅氏姓趙。素亮直。卒以糖禍而遭厄艱。余部
署既訖。淹遲三日。余挂帆去國矣。余抵星嘉坡。卽居舅氏別廬。別
廬在植園之西。嘉樹列植。景頗幽勝。舅父知余性疏懈。一切無訾
省。僅以家常瑣事付余。故余甚覺蕭閑自適也。一日。爲來復日之
清晨。鳥聲四噪。余偶至植園遊涉。忽於細草之上。拾得英文書一
小冊。郁然有椒蘭之氣。視之。乃沙浮紀事。吾聞沙浮者。希臘女子。
騷賦辭清而理哀。實文章之冠冕。余坐石披閱。不圖展卷。卽余友
夢珠小影。赫然夾書中也。余驚愕。見一縞衣女子。至余身前。俛首

致禮。余捧書起立。恭謹言曰。望名姝恕我非儀。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。女曰。然。感謝先生。爲萍水之人。還此書也。余細瞻之。容儀綽約。出於世表。余放書石上。女始出其冰清玉潔之手。接書禮余。徐徐款步而去。女束髮拖於肩際。殆昔人墮馬之垂鬟也。文裾搖曳於碧草之上。同爲晨曦所照。互相輝映。俄而香塵已杳。余歸百思莫得其解。蠻荒安得誕此俊物。而吾友小影。又何由在此。女書中。以吾卜之。此女必審夢珠行止。顧余逢此女爲第一次。後此設得再遇者。須有以訪吾友朕兆。而美人家世。或蒙相告。亦未可知。

積數月。親屬容家招飲。余隨舅父往。諸戚晚父執見余極歡。余對席有女郎。挽靈蛇髻者。姿度美秀。舅父謂余曰。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。余聞言。不審所謂。筵既撤。賓客都就退閑之軒。余偷矚五姑。著白絹衣。曳蔚藍紉裾。腰玫瑰色繡帶。意態蕭閑。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。五姑迴其清盼。出手與余。卽曰。今日見阿兄。不勝欣幸。暇日願有以教。輟學之人。音清轉若新鶯。余鞠躬謝不敏。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。他日。麥翁挈五姑過余許。禮意甚殷。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。厥後五姑時來清譚。蟬嫣柔曼。偶棖觸縞衣女。

子則問五姑。亦不得要領。余一日早起。作書二通。一致廣州。問舅母安。一致香山。請吾叔暫勿招工南來。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。誠恐劣紳捏造黑白。書竟。然呂宋烟吸之。徐徐吐連環之圈。忽聞馬嘶聲。余卽窗外盼。見五姑撥馬首。立棠梨之下。馬純白色。神駿也。余下樓迎迓。五姑揚肱下騎。余雙手扶其腰圍。輕若燕子。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。編髮作盤龍髻。戴日冠。余私謂妹喜冠男子之冠。桀亡天下。何晏服婦人之服。亦亡其家。此雖西俗。甚不宜也。適侍女具晨餐。五姑去其冠同食。旣已。舅父同一估客至。言估客遠來。

欲觀糖廠。五姑與余亦欲往視。估客舅父同乘馬車。余及五姑策好馬。行驕陽之下。過小村落甚多。土人結茅而居。夾道皆植酸果樹。棲鴉流水。蓋官道也。時見吉靈人焚迦算香拜天。長幼以酒牲祭山神。五姑語余。此日爲三月十八日。相傳山神下降。祭之終年可免瘴癘。旁午始達糖廠。廠依山面海。山峻培植佳。嘉果纍纍。巴拉橡樹甚盛。歐人故多設橡皮公司於此。則吾國人亦多以橡皮股票爲奇貨。山下披拖彌望。儘是蔗田。舅父謂余曰。此片蔗田。在前年已植三十萬兩有奇。在今日或能倍之。半屬麥翁。半余有也。